

骑士

LES CAVALIERS

约瑟夫·凯塞尔 著

郭太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ph Kessel
LES CAVALIERS

根据 Callimard 1967 年版本译出

骑 士

【法】约瑟夫·凯塞尔 著

郭太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62,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册

书号: 10188·691 定价: 3.30 元

目 次

老寿星.....	1
第一章 国王举办的布兹喀希.....	25
一、图尔赛老人.....	25
二、疯马.....	35
三、两颗行星.....	47
四、光荣的日子.....	67
第二章 诱惑.....	94
一、茶馆.....	94
二、尸体.....	115
三、录事.....	130
四、东不拉.....	144
五、马鞭.....	164
第三章 赌博.....	185
一、贾特.....	185
二、夜晚的声音.....	205
三、桥.....	223
四、山脊古道.....	240
五、霹雳和连枷.....	260
六、独角羊.....	281

第四章 最后一张牌.....	303
一、水桶.....	303
二、牧羊犬.....	332
三、哭丧妇.....	347
四、五个湖泊.....	370
五、老虎钳.....	387
六、当机立断.....	396
第五章 裁判圈.....	420
一、乌罗兹的裁判.....	420
二、泽蕾的“新婚之夜”.....	443
三、杰霍尔的报复.....	452
四、哈拉尔.....	479
五、图尔赛醒了.....	499
译后记.....	512

老 寿 星

卡车行进的速度和商队的骆驼差不多，骑着马也不比走路快多少。因为路面不好，谁都不得不放慢速度：希巴尔山口快到了，这是穿越峻峭巍峨的兴都库什山脉的唯一通道，海拔三千五百米，是阿富汗南部和北部贸易往来和车辆运输的必由之路。

一边是锯齿形的悬崖绝壁，另一边是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又宽又深的车辙和崩塌下来的岩石不时地阻挡着去路。山坡、弯道和拐角越来越陡峭，难走，危险也越来越大。

寒风凛冽，空气稀薄，骆驼、骡子、羊群和赶吆牲口的人全都显得疲惫不堪。但是他们象一队队蚂蚁似的紧贴着峭壁缓缓向前，倒还不至于发生什么危险。

卡车就不一样了。狭窄的路面常常只能容下一辆车子，外侧的车轮沿着悬崖咬啮着摇摇欲坠的带缺口的边缘。只要司机一疏忽，一走神，或是马达和刹车一旦失灵，失修的破车就会坠入万丈深渊。车上的货物总是大大超载，大袋、小包、篮筐、货箱塞得满满的，遇到陡坡就越发难以对付。更为糟糕的是，车顶上，——如果没有顶，就是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还挤着一大堆人。

乘客挤得堆了起来，组成一个蠕动着的不规则的变幻无常的半截金字塔，阵阵山风吹拂起质地粗糙的缠头布和衣衫，露出旅客们一张张黝黑的脸庞。半截金字塔随着颠簸的卡车不停地

摇晃，一会儿陷塌下去，一会儿又重新出现。

卡车队中有一辆车的半截金字塔顶部托着一位老人。他并不是自己爬上去的。这位老人又瘦又干巴，几乎一点儿份量也没有。从首都喀布尔起，一路上搭车的旅客越聚越多，一层一层地胶合重叠在没有绷紧的篷布上，是他们推来挤去把老人顶上去的。

老人的双脚搁在一个人的颈背上，身子夹在两个粗壮的脖子中间。卡车开得很慢，他凝望着兴都库什山脉悄悄向后移去的峰峦。山腰、山顶和峰尖上的岩层都是一片灰色，一片没有生气的灰色。巨大的山峦，包括所有突出的部分和凹陷的地方，就连衬托在山后的寒冷无光的天空都好像蒙上了一层阴森森的灰色砂粒。

车上的旅客话语越来越少了。阿富汗人是充满活力、脾气和顺的人，他们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热烈交谈，讲着故事，笑声不断，但是车近希巴尔山口时，也就无声无息了，只是偶尔可以听到某位旅客的惊呼声、叹气声或祷告声。渐渐地，连这些声音也听不到了。面对这样一幅悲凉荒芜的景象，讲话也显得无济于事了。只有大家身上共同散发出来的动物的热气尚能使人感到一些宽慰。每一个旅客都竭力把身子和旁边的人贴得更紧些。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被架在高处的这位老人既不感到焦虑，也不感到忧愁。他透过死寂的景象能够看见迷人的山谷、喧闹的城市、灼热的沙漠和辽阔的草原。这就是阿富汗。阿富汗的每一个省，连同那些曲径小路，他都非常熟悉。与波斯、苏联、西藏和印度交接的边境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可以随时摄取留存在他记忆中的图景。而今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回忆。他遵照罗盘方位标在

回忆往事。

突然间，山脊和天穹都在他眼前消失了。这时，他听到周围一片尖厉的叫喊声，自己也就滚落在一堆朝后倒下的横七竖八的躯体上面。随后，喊声戛然停止。恐惧代替了惊讶。马达不转了，司机发动不起来。刹车已经踩足了，嘎吱嘎吱震天价响，但还托不住这辆正在爬坡的超载大卡车。车倒还没有马上往下滑。但已是晃晃悠悠的，快吃不住劲了。卡车的后倾力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任性，司机已经无力对付它了。卡车慢慢往下滑动，滑一寸快一寸。离悬崖很近了……又冒出阵阵惊叫声。挤压在底下的旅客除了人头和人背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一个劲儿地乱叫乱嚷：

“达伊达·帕因什^①！”

“达伊达·帕因什在搞什么鬼？”

紧贴着车帮的旅客回答说：

“达伊达·帕因什正在尽自己的力量。”

“看来他又机灵又敏捷。”

“愿真主和他在一起！”

“愿真主给他启示！”

这些鼓励和祈祷的话是冲着一个小男孩来的，他一路上都吊在卡车的后帮外侧，手脚盘在一根高度和重量和他差不多的垫木上。车身刚一震动，他就跳到地上。他终于把固定垫木的铁钩子撬开了。卡车下滑加快了。车轮向后滚动起来。再滚上一圈就要跌入无底洞了。达伊达·帕因什用卸下的垫木卡住了最危险的左后轮。卡车摇晃了一下、两下、三下，终于停住了，堵

^① 阿富汗语，意即第五挡速度。

在道路中间。

车前车后被挡住了去路的卡车上喇叭发疯似的鸣叫着。司机把裹着缠头巾的脑袋伸到驾驶室窗外叫道：

“都下来，快推车！我叫你们上再上。”

旅客们一个个急急忙忙地下车。当老人要下车时，他身旁一个毛发又黑又浓的铁匠对他说：

“你别下车了，坐着吧，大爷。你压在我身上的那把骨头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你的体重还抵不上一只鹤鹑呢。”

马达又发动起来了，卡车爬上了平道。旅客又一个一个地上了篷布。铁匠仍想挨着老人，就凭仗自己的力气挤到他身边坐了下来。他喘着大气，心满意足地说道：

“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累死我了。本来心里很害怕，一使劲也就忘了。”

“有什么好害怕的？”老人问他。

“那还用说，怕死呗。”铁匠回答。

“用不着怕。”老人口气温和地说。

“说得倒轻巧，”铁匠激烈但又恳切地反驳起来，“大爷，象你这样快入土的人当然用不着怕。”

“孩子，我离死比你远，”老人说，“因为你呀，你怕死。”

“大家都怕死……”铁匠提高嗓门喊了起来。

“不错，”老人说，“人的死亡存在于这种极度的害怕之中——也仅仅只存在于这种害怕之中。”

铁匠用他那因为成年累月打铁而蜕变成角质物似的大拇指久久地挠着他又黑又浓的眉毛。

“你的话我听不懂。”他不安地说。

“没关系，我的孩子。”老人说。

他那张几乎没有肉的脸上显不出任何表情。脸上的皮皴裂成一截一截、横竖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张网眼很小的网一样，一对暗蓝色的眼睛就套在这张网中。老人那毫无血色的薄得象线一样的两片嘴唇闭着不动，但是铁匠似乎觉得在这张干瘪的脸上有一种和蔼的神情在细碎的皱纹间扩展开去，一直传到熠熠发光的眼睛。铁匠虽然脑子里还留有问号，但心里却感到踏实了许多。

车身又震动了一下，组成半截金字塔的人堆又稀里哗啦地倒在篷布上。铁匠用粗壮的胳膊搂住老人的肩膀，轻声地说道：

“我叫戈拉姆，你呢，大爷？”

“瓜尔迪·盖杰。”老人告诉他说。

“瓜尔迪·盖杰，瓜尔迪·盖杰！”铁匠重复着老人的名字。

他快活地笑了起来。

“鹤鹑都比你重。”他说。

路面变得平坦了。现在已到了四千米的高度，希巴尔山口已经在望了。

大家在位于山口另一侧下方的北坡第一个平台上歇脚。这是一片宽阔的岩石地面，西面有高山作屏障，东面是激流轰鸣的峡谷。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两边南来北往的商队都把这一天生的好去处选中途宿营地。这里总是停着从两面相反方向开来的几十辆车子。南面开来的车排在激流一边，北边开来的车列在高山脚下。

台地两侧有两排长长的简陋的客栈。因为里面主要是卖茶，红茶或绿茶，所以被人称作茶馆。客栈是用柴泥砌成的，里面只有一个昏暗的大间。外面屋檐底下设有露天茶座，旅客们

一般都聚集在那里。虽然屋外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头脑正常的人会因此而放弃一饱眼福的机会，他们看着旅客一个个地下车，看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新朋旧友重逢时的欢乐情景。除了希巴尔山口的这个宿营地之外，阿富汗全境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小的地方能看见来自喀布尔、哈扎拉贾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和马扎里沙里夫的人汇集在一起了。他们按照各自所属省份和部族的风俗，身穿紧腰身的宽大衬衣和长长的内衣或是宽袖长外套。头上戴着用卷毛羔皮和生丝做的头巾和环状的缠巾，或是蓬松的直筒羊皮帽。他们有的在一起闲聊、争论，有的在一起讲新闻、说大话，组成了一个非凡的无休无止的悦耳动听的合奏。在这里宿营休憩真是造化，就象逢年过节一样，除了傻子，谁也不会放过哪怕是一分一秒的欢乐时光。

因此，当老人搭乘的卡车停在靠激流一边等待北去的卡车后面时，旅客们不等车子停稳就迫不及待地溜下篷布，拔腿向茶馆跑去了。铁匠呢，急匆匆地把老人抱下地，大声说：

“大爷，你用不着我帮忙了吧，是不是？”

说完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开了。

老人把小褙往肩上一甩，站着一动不动。虽然他年事已高，刺骨的寒风又侵袭着他那清癯的身子骨，他却站得笔直，听凭中亚细亚腹地高山之巅这一僻远的公路歇脚站的奇特壮观的景象慢慢地、乖乖地溶入他的心怀，他抬眼望着那些灰打日晒、颠来簸去，已是遍体鳞伤的笨重的车辆，望着那些在简陋的客棧屋檐下或蹲或躺的司机和旅客。四周是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石块，日夜轰鸣的激流和呼啸不息的高山寒风。瓜尔迪·盖杰想起了历史上不得不把南北两地这条必由之路作为河床而流过的

滚滚人流：被征服者的人流^①，伊斯兰教徒的人流……

这一切，老人好象是亲眼见到过似的。他活了这么多年头……走遍了整个阿富汗的土地……他的回忆之根扎得那么深……

他一边沉思着一边朝最近的一个茶馆走去。

好几个同路人都已经坐在那里了。最先到的是一个性子最急的马夫，高高瘦瘦的个子，一件褐色的羊毛里子长袍从颈子一直拖到脚踝。穿了这种衣服就不需要说明他是哪一省的人。这一身装束是居住在北部草原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骑士的特征。

老人一到露天茶座，马夫的举止就显得十分特别。他急忙忙，不顾一切地，从一群顾客中穿行过去。他踩着围着破地毯上摆着的茶盘蹲在地下喝茶的人，又磕磕碰碰地撞着了坐在放不稳的凳子上和坐在充作垫子用的绷上绳索的木头框架上休息的人。

马夫过处，怨声四起。

“真是个冒失鬼！”人们说。

“准是上了高山头脑发昏了。”

“我的骡子走起路来都比他轻巧。”

话虽不太中听，语气倒还温和。只有一位胖墩墩的皮肤光滑的毛拉^②当真动了肝火。他声言撞翻他水烟筒的该死的信徒一定会受到先知穆罕默德的惩罚。

可是马夫什么也没听见，继续横冲直撞地向前走，伸长了脖

① 一八四二年、一八五五年、一八七九年英国曾派遣远征军侵略阿富汗。这里指当时逃难的人群。

② 毛拉：某些地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

子向远处望去。他那一双细长的黑眼睛炯炯有神，深嵌在高高的颧骨之间。最后，他终于在把露天座和公路隔开的矮墙边上看见了要找的目标：长袍。长袍有两件：一件是黑条纹酒糟色的，另一件是绿网格枯叶色的。穿着这两件长袍的中年人，年轻的马夫从未见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穿同样的衣服，经历过同样的草原生活，他们就是他的兄弟。在他周围那些来自阿富汗各地的人群中，只有他们俩能够分享他的感情，和他产生共鸣。

穿酒糟色长袍和穿枯叶色长袍的两位中年人互相靠了一靠为他腾出位子，但他没有发觉。

“你们是到喀布尔去，还是从喀布尔来？”他走上前去问道。

“我们是昨天离开马扎里沙里夫省的。”一个长得较胖，头发稍白的人回答道。

“唷，这么说来，有一条最重要的新闻你们肯定不知道罗！”马夫叫道。

这两个身穿长袍的旅客慢慢把脸转向了他。他们那有蒙古褶的眼睛中浮现出好奇的神色，还略带几分不安。但是他们年龄大，身分高，所以在马夫面前尽量克制着自己。刚才搭话的一个用平淡无力的声调问道：

“你这么年轻，还没见过多少世面，凭什么说是最重要的新闻？”

“因为其他的新闻都不如这一条重要。”马夫说。

虽然马夫急于把他所知道的事情马上说出来，但是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好品尝一下引而不发，卖关子的味道。

这时那两位就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不是给我们那几个省任命了一位新省长？”

马夫并不答话，只是摇了摇头。

“是不是织造税提高了？”身穿枯叶色长袍的人问道，他在迈马纳省开着一家地毯厂。

“要不是卷毛羔皮的税上涨了？”身穿酒糟色长袍的人接着问，他在马扎里沙里夫省大草原饲养着许多长毛羊。

“这些芝麻小事算得了什么！”马夫说。

他再也憋不住了，就用唱歌般的腔调说：

“你们听着，好好听我说：在首都喀布尔，破天荒第一次，马上能看到布兹喀希了。”

马夫的眼睛直楞楞地盯着对方瞧。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这两个穿长袍的商人在这之前一直是一本正经地靠墙坐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慢条斯理的，很有分寸的，这时却忽然失去了自制力。他们一骨碌站起身来，合在一起尖声地叫喊着：

“在喀布尔看布兹喀希！是你说的：在喀布尔，有布兹喀希？”

“而且保证是最激动人心的、最令人难忘的布兹喀希。”马夫唱着说。

“准是大风把你年青人的头脑吹糊涂了吧。”卷毛羔皮商人说道。

“山沟沟里的人哪有那些马匹？再说，有谁去骑呢？”地毯厂厂主也大声喊道。

“人，马，都由我们那里出。”马夫喊道，声音提得更高。

两位商人再一次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了。当他们想接着再说时，已经太晚了，其他的声音淹没了他俩的说话声。

他们三人哇啦哇啦的对话声好象是在吵架一样，这两个头发灰白的商人的举止又突然变得异乎寻常，这使得聚集在这一角落里的旅客产生了按捺不住的好奇心。他们早已把这三件长

袍团团围住了。蹲在较远地方喝茶的人一见此景，也撂下了茶盘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邻近茶馆里的人也一哄而起，跑去凑热闹。

在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只能听清一个字：“布兹喀希……布兹喀希。”这一个字从露天座深处冒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人群。但是大多数旅客都不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他们从来没有越出过兴都库什山谷半步，甚至连昆都士^①和巴格兰^②都没有离开过。因此他们就大声嚷嚷着，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这个字的解释又一层一层地传开了：

“好象是一种比赛，是那边草原上的一种比赛。”

高山寒风扑打着他们的衣服。许多人一听见这一解释就大失所望。他们离开了自己好不容易才用身子烘热的舒服位子和和蔼可亲的邻座，热气腾腾的茶水也放凉了！听到的又是什么呢？只是在北部干燥无名的遥远地区进行的一种比赛而已。这不是活见鬼吗！在他们自己的山城绿谷，比赛还少吗？况且还是最精采的。来自加兹尼、喀布尔、坎大哈和哈扎拉贾特的人争相叫嚷起来：

“布兹喀希，布兹喀希，把我们的耳朵都震聋了，它有用棍子比武那么好看吗？”

“有斗羊那么剧烈吗？”

“有狗和狼厮拚那么凶残吗？”

“有发情的骆驼你死我活地搏斗那么厉害吗？”

“有鹌鹑相扑时那么狡猾吗？”

山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辩着。三个身穿长袍的人和几个

①② 都是阿富汗的山城。

北方出生的旅客用盖过喧闹声的嗓门一起喊道：

“你们怎么能懂得布兹喀希的妙处呢？”

“你们连瘦马和骏马都区别不清楚。”

“你们上了马鞍就象是骑驴一样！”

双方唇枪舌剑，声调越来越高。斗嘴变成了漫骂。这场争吵所涉及的远不止是比赛本身，而是各部族和各省的荣誉。

茶馆老板眼睁睁地看着茶杯被踩成了碎片，开水从摇来晃去的茶炊中向四处飞溅。过不了多久，所有的东西就都会被这些发疯似的旅客砸个精光了。老板咬紧牙齿。他的面孔扁平而又倔强，厚实的身板配着一副强劲有力的长胳膊。虽然他浑身是劲，办事果断，但是单枪匹马也无济于事。他的三个巴查^①都还不满十五岁！

他从露天座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闯开一条路，走到路沿，想请别的茶馆老板和相好的司机来助他一臂之力。正在这时候，他一眼瞧见了从喀布尔开来的卡车上由铁匠帮着最后一个下来的肩挎小褙褙的这位老人。

“谢天谢地，真主把他派来了。”茶馆老板真是喜出望外。

他马上折回到怒气冲冲的人群中间。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让大家听他说话。他个子太矮，加上常年的高山生活，嗓音也变得低哑了。怎么办呢？

年纪最小的巴查，一个十三岁的男孩，钻到他的身边问道：

“要不要把碗碟和茶炊搬进去？”

“等一会儿！”老板说。

① 巴查：阿富汗语，指年轻的仆人或伙计。

他一把抓住男孩，把他举起来站在自己宽宽的肩膀上，然后吩咐他说：

“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声音要大，尽量地大。”

巴查用手合在嘴边做成一个扩音器，把主人说的话拼命地喊出来：

“别吵了！别吵了！听我说！听我说！”

小孩子居高临下的脑袋和清脆尖利的嗓音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吵闹声平息了下来。一张张脸，即使是怒容满面的脸，都转向了巴查。小孩继续说：

“你们还吵什么？我看见一个客人到了，只有他能够替你们当裁判……瓜尔迪·盖杰。”

巴查停顿了一下，运足了气，扯着喉咙大声说：

“老寿星！”

人群鸦雀无声，只听见山风呼呼地吹。这种寂静可再也不是由于好奇心而产生的了。

旅客中可能没有几个人曾经见过这位老人。但是他的外号却是尽人皆知的。在阿富汗全国各地，父辈对儿孙们一代一代地传颂着这位老人的故事。因为每一个村庄，不管是大是小，不管有多么偏僻，瓜尔迪·盖杰都至少去过一次。只要他去过的地方，人们就忘不了他。

巴查从主人的肩头溜下了地。茶馆老板迎着老人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握住他的右手，穿过人群自动让出来的通道，朝露天座的尽头走去。大家都向瓜尔迪·盖杰投去惊奇的目光。

老人形体消瘦，两腮深陷，皮肤干瘪多皱，身上一件宽大无当，没有样子的长外套和他拄着的多节的树干一个颜色。他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不知道。他祖籍哪里，属哪一个部族呢？人

们只能肯定一点：他不是蒙古血统。剩下各点就众说纷纭了，有的说他原籍是锡斯坦^①的沙漠地带或波斯的边境省份，有的说在与印度相交的山隘或荒凉的俾路支斯坦……有的说他的部族是哈扎拉或普什图，有的说是塔吉克或努里斯坦。从他那老迈干枯的模模糊糊的脸上看不出种族的血统特征。况且各个省份的主要语言，方言和土话他都会说。他既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宗教教师或萨满^②。然而，他却跟那些被授以宗教奥义的圣人一样，总是沿着阿富汗全国的大路小道到处漂泊。冰凉的，流水奔腾欢唱的每一个河谷都出现过他的身影。阿姆·达里亚河^③的每一处陡峭的河岸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攀援过终年积雪，堪与世界屋脊斗险比高的帕米尔山口，那上面要是没有多毛的牦牛相随的话，人是很难生还的。他还曾赤着双脚，穿越过灼热的沙漠。他走南闯北，究竟度过了多少个春秋？请去问问那些湮没了的足迹吧。引导他的是什么力量？还是什么幻想？是大智大慧？还是心血来潮？是无休无止的焦虑？还是永不满足的求知欲？他来无影，去无踪，几年以后又重新出现了。他每到一处停歇时，总要讲上一个奇妙的故事。人们从未见他看过书，他为什么如此见多识广呢？他对阿富汗的山岭、航道和草原世代所孕育出来的事情和人物记得一清二楚。他谈起扎拉宙斯特拉^④时，就活似他的弟子一样，谈起伊斯坎德尔^⑤时，又好象自己曾追随他

① 锡斯坦：今属伊朗锡坦和俾路支斯坦省。

② 萨满：北亚巫师的称呼，也泛指所有原始部落的巫师。

③ 阿姆·达里亚河：旧称奥古苏斯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注入威海，全长二六五〇公里。

④ 扎拉宙斯特拉：伊朗古代宗教的改革家，大约生于公元前六六〇年至前五八三年。

⑤ 伊斯坎德尔：即亚历山大——阿拉伯人对亚历山大的称谓。